



群众出版社



1247.5
YL8

撒旦 之女

燕历



群众原创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撒旦之血/燕历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14-4238-6

I. 撒… II. 燕…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5165 号

撒 旦 之 血

著 者: 燕 历
责任编辑: 张 蓉 张 晔
封面设计: 章 雪
插 图: 翟宇峰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com
信 箱: qzs@qzcb.com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46 千字
印 张: 9.87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238-6/I·1739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楔子

他取下套在她头上的黑头罩，趁着她还没来得及睁开眼之际，嘴角不自觉地掠过一丝诡异的微笑。

她用又黑又脏的手背揉了揉眼睑，四周光线暗淡，想象中的光彩夺目的情景并没有出现，还好，这给她被蒙住近半个小时的眼睛有了一个适应光线的过程。食物在哪里？鲜橙，面包，还有牛奶呢……她费力地眨了眨眼。是的，她必须尽快地看到食物，嗷嗷待哺的儿子还躺在天桥底下无人看管。他告诉过她的，只要给儿子喝几杯牛奶，儿子脖子上那个拳头般大的肉团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哦，光亮。她拖着破布鞋里的浮肿的双脚，下意识地沿着窄窄的通道朝前面一束光亮走过去。他一言不发，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仿佛早已预知了她的去向。这里没有别的通道，除了朝前走，朝向这条她的生命与灵魂得以重生的光亮之路。





一个身穿黑衣的矮个秃顶的男子挡住了他们。男子脸部的三分之二裹在一个黑色口罩里，几乎只剩下一双冷漠的眼睛露在外面。“拿着。”男子声音尖细且略带沙哑，边说边朝她递过一袋看似刚出炉的草莓吐司。她迫不及待地一把抓过来，用很久未洗刷过的牙齿咬开塑料袋口，将那只平常习惯于伸到垃圾桶里去的右手探入袋内，迅速掏出几片吐司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男子不再吭声，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也许是食物的诱惑，她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跟在后面。他们很快穿过刚才看到的光亮过道，往右拐入一个光线更为暗淡的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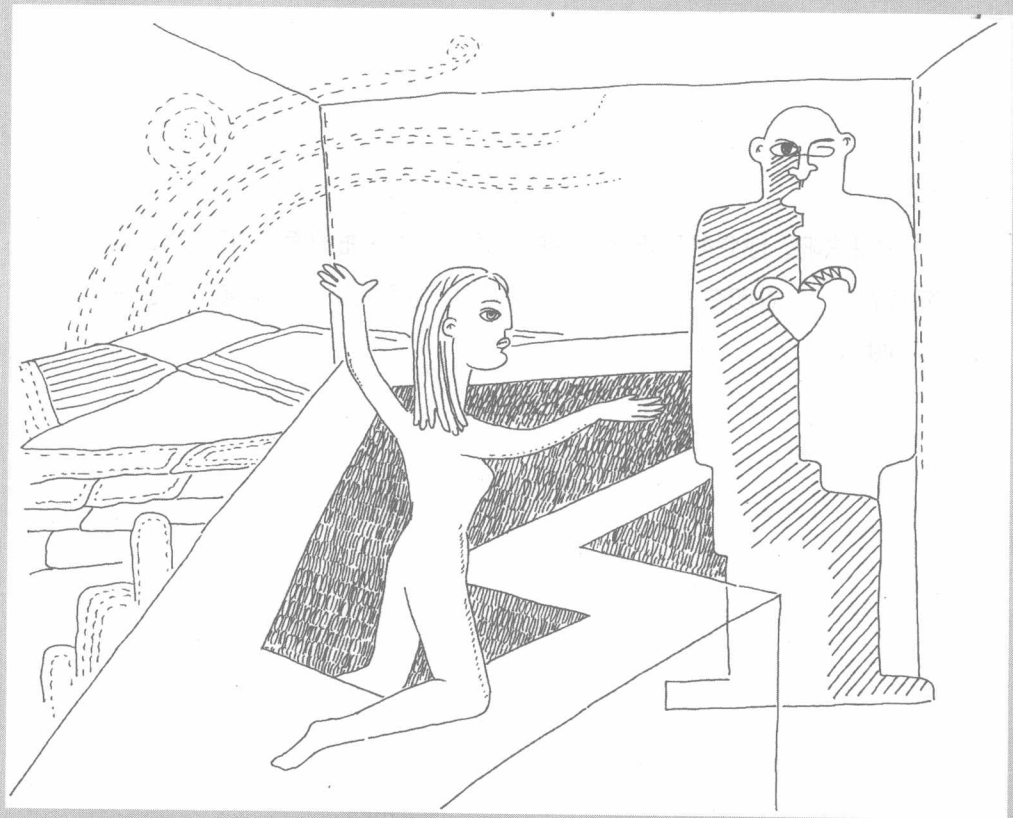
“进去吧，你会得到更多想要的东西。”男子推开角落里墙上一扇沉重的铁门，立即有一股潮湿的冷风从门内扑面而来，风中夹杂着鱼腥般的味道。尽管这种潮湿和腥味对长期露宿的她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她还是犹豫了一下才迈开了步伐。

铁门缓缓地关上了，将男子挡在门外。

房间内，她很快听话地躺在一张齐腰高的铁床上，嘴里仍在不停地咀嚼着吐司。这是救济我们的地方，她心中对自己说，眼睛开始打量四周。首先是天花板，蓝的，黄的，绿的，块状，线条，圆点，密密麻麻，似乎什么都有。她不知道那是绘在天花板上的图案，只依稀辨认出是一种动物的头颅。四周墙壁上空空荡荡，白色是唯一的颜色。头顶的正上方悬挂着的喇叭型吊灯轻轻地摆动着，她觉得那家伙随时有可能会掉下来。

这是救济我们的地方。她又一次对自己这样说，嘴里却停止了咀嚼，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她看见两个同样身穿黑色长袍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冒出，径直朝她走了过来。

“属于你的，以后还会有更多。”矮个男子又出现了，他将两大袋



“进去吧，你会得到更多想要的东西。”男子推开角落里墙上一扇沉重的铁门，立即有一股潮湿的冷风从门内扑面而来，风中夹杂着鱼腥般的味道。



面包和一箱牛奶放在她脚旁的一张桌子上，她用不着转动脖子就能够看得到。盒子里装的真是牛奶吗？她想坐起来，很快被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大手按了下去。

“别乱动，再躺五分钟你就可以得到它们。”仍然是矮个男子尖细的嗓音。两个高个男人始终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变戏法似的手中多了一支细长的针管。她对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一点也不感兴趣，任由她的脏兮兮的左臂暴露在他们眼前。长着一颗肥肥胖胖的圆脑袋的高个子用两只粗大的手指捏住她的左臂，她来不及挣扎针管便已扎入肌肉，一股钻心般的疼痛立即传遍全身的神经末梢。疼痛很快就消失了。她闭上眼睛，开始觉得有点儿昏昏欲睡，神志迷迷糊糊，而且特别困倦，和发高烧的感觉差不多。去年冬天，她在雪地里差点儿冻死，是个好心的医科大学女学生救了她。

喇叭型的吊灯缓缓地垂了下来。她感觉到有一股强烈的光热炙烤着脸庞。

“把烂衣衫扒下来送到火炉房。”说这句话时，胖脑袋的高个子喉咙里咕噜着，听起来含糊不清。但矮个男子却点点头。很快，她便如同摆在画家面前的一尊白色石膏般裸露在三人面前。也许是意识到什么不对，就在最后一条裤腿被扒下的瞬间，她突然努力地睁开了双眼——她看到几只戴着黑色手套的大手向她伸过来。此时她发觉全身已不能动弹，也不能呼叫，只能在惊恐中尽力睁大眼睛——高个男子俯身过来的时候，胸口有一个东西在晃动。是个羊头形状的徽章。

弥留之际她觉得这东西好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

片刻之后，一种无比敬仰之心驱使矮个男子转过身，轻轻地朝那扇关闭得并不严密的铁门靠近。他蹲下身子，将左眼贴在门缝上。

他看到一只握着半块吐司的手无力地垂在床边，那只手痉挛了一下，吐司很快就掉落在床底。



第一章

匈牙利舞曲在欢快地奏响。

此时，W市刑侦局二大队副中队长楚戈正躺在自己的床上熟睡，如此酣畅淋漓的睡眠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领略过了。

这是楚戈休假的第一个早晨。他30岁，从警已经7年，享受休假还是头一遭。半个月以前，巡警处的一名年轻的警察兄弟在执行任务的间隙从二十二层楼上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警察跳楼事件引起了W市公安局全体领导的高度紧张。在请教专家之后，他们一致承认对于高强度工作压力下的普通警察的心理状况缺乏足够的重视。于是，作为补救措施，一项强制性的休假制度在全市一线民警中推行开来。虽然没有人相信这项制度会延续三个月以上，但是楚戈毕竟幸运地搭上了这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福利政策的头班车。

音符继续敲击着楚戈的梦境。他梦见了





血腥的命案现场，梦见了幸存者的脸庞，梦见了审判台的监狱。他梦见了僵硬死去的战友在向他召唤，还梦见被看押的案犯在不停地申诉。混乱的联想证明他的身体还停留在工作状态之中，他恍惚觉得，只要再睡上一会儿，它们终究都将远离，留给他真正纯净舒畅的睡眠。

然而匈牙利舞曲仍在不依不饶地继续，使他不得不把手伸向床边的小桌。

手机终于被他的手指碰到了。他接通电话。一声慵懒的“喂”过后，一个纤弱的女声从听筒里传过来。这个声音让他立即清醒过来。听完对方的讲述后，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了句“我马上就来”，便挂上电话，翻身从床上跳了下来。

他开始凌乱地在房间里翻找出门穿的服装。藏青色的新式警服是楚戈这种单身警察的福音，它永远不会显得太脏或者太皱，从洗衣机里捞出来晾干，裤子上还总会出现两条差强人意的裤线。虽然衬衣上用来别住警号的小螺钉已经掉了，用两个回形针代替依然不露痕迹。不过作为一名刑警，楚戈穿着它的机会太少了，一年之中也不过那么几次，现在他也不准备穿上它。他选择了一件普通花格短袖衬衫和一条灰色卡其布长裤。他边穿衣服边想，如果不是这个电话打来，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漫长的假期。也许他会去探望朋友，然后去口腔医院检查牙齿，除此之外，就是继续弥补工作七年欠下的睡眠，以及守在电视机前用摇控器在探索频道和体育频道之间不停地切换。可是现在他的安排被改变了。

他离开租住的住所，向刑侦局方向走去。拐过一个路口，就是W市著名的夜市一条街。这条街上有百余个通宵达旦营业的夜宵排档，时下七月刚到，正是食客们开始豪饮冰镇啤酒和大啖麻辣小龙虾的时节。不过，夜市的兴旺也衍生出了另一道景观，那就是成群结队的强行乞丐和四处流窜的卖花少年。现在时间尚早，街面上行人稀少，就连清洁

工也没有上班，路旁堆放着红艳艳的虾壳以及扑鼻而来的酒香味，暗示着昨夜又是一个火爆的场面。

“行行好吧，先生。”楚戈穿过街道的时候，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冲他喊，同时咧开笑容，使劲地将盛有几枚硬币的搪瓷缸摇得哗啦直响。

楚戈瞪了他一眼。每次经过这里时，这个乞丐都会这么做，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望。几年之前，当楚戈还是刑侦局的一名新警员时，偶尔也会向他的搪瓷缸里抛去一点零钱。直到有一天，他认真观察了老乞丐的行乞过程才发现，他总是在收到施舍后马上将钱币揣入暗袋，搪瓷缸里永远只装着那么几枚可怜巴巴的硬币。从此之后，楚戈决定不再搭理他。

夜市一条街的另一边就是刑侦局办公楼。

刚走到刑侦局的门口，楚戈就看到了接待室里那个漂亮的身影。一旁站得笔直的站岗小武警趁她盯着墙上的宣传牌出神，正时不时用眼角瞟她。

女孩身材高挑，充满活力的曲线从旧T恤和牛仔裤下显露出来，清秀的脸庞上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仿佛具有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

她是楚戈的朋友周宁海的妹妹周宁茜。在电话里，她说为了见楚戈一面，乘坐了清早第一班火车。眼下，一个旅行袋正放在她的脚边。

“你好，楚戈大哥。”周宁茜转过脸来。这个女孩的精神状况仍然并不令人乐观，楚戈感觉她多少有点恍恍惚惚，好似一只失去了方向感的小猫。

“好久没有联系了，还好吧？”楚戈的问话有点儿敷衍和勉强。

“生活单调，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周宁茜笑了笑。

他们一起在接待室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似乎谁

也不想提起那个话题。

“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楚戈率先开口。

“下学期。我已经提交了复学申请。”周宁茜回答。她在她的哥哥曾经就读过的大学念书。

“哦，你最近……”

“心里总是想起他。真的。”周宁茜说，语气带着一点淡淡的哀婉。“想起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情景。看，我的手机上还保存着记录。”她从包里拿出一部磨损得厉害的爱立信手机，楚戈认出是她哥哥的淘汰货，手机上还挂着一根女孩子们用来防抢的粉红色的塑料绳。

“那一次他好像特别开心，足足讲了有十五分钟。他让我一放假就到W市来过暑假，不准去打工，他说这次会租一套好点的房子等我。要带我把W市所有著名的特色小吃品尝一遍。然后在W市最炎热的天气开始之前，找一个地方最宜人的旅游地点。但是，他又说，不许耽误考试。如果周宁海的妹妹有一门课挂了，他的名声可就毁了。”

楚戈默默地倾听着，不准备打断她的回忆。

“不久以前我又去看了他一次。因为不知道他的忌日究竟是哪一天，就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那天天气晴朗，有一点南风。我守候在他的坟墓旁百无聊赖地对他说了很多话。他没有回答我，我能感觉到，他的魂魄根本不在那里，或许还没有安下根来。”周宁茜的语气似乎有点儿哽咽。

楚戈给她递过去一张纸巾。

“谢谢。你们没有发现新的线索吗？”周宁茜忽然话题一转。

楚戈惭愧地摇摇头：“暂时没有。”

“如果我有呢？”

“有什么？”



“新的线索。我发现哥哥留下来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用，因此就来找你了。”

新的线索？楚戈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兴奋之情，他疑惑地看着她。这种情况对刑警队员来说太普遍。很多未侦破案件受害人的家属往往在事情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后，还会回忆起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并且一厢情愿地认定那就是破解整个案件的钥匙。而当他们急急忙忙地把所谓的线索提供给警察时，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到底是什么线索呢？”楚戈耐心地问。他想说不定所谓的线索能对她的心理起到一点安慰作用。

周宁茜看了一眼竖起耳朵听着他们谈话的小武警：“是哥哥的网上博客。”

楚戈和周宁海相识有十多年了，他们的友情开始于高中时代。他们既是学业上的竞争者，又是篮球场上的亲密搭档。虽然天生热情的周宁海朋友成群，但是他却把沉默寡言的楚戈视作真正的知己。三年同窗生活很快过去，楚戈考上了 W 市的警官大学，而周宁海则如愿以偿地进了北京某著名高等学府的国际贸易专业。

从那以后，他们偶尔在暑假见面。当楚戈在警校逐渐适应艰苦训练的同时，周宁海在大学里生活得如鱼得水，入校不久就成了校园的风云人物。

他们同时毕业。经过大学生活的洗礼，周宁海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都市时尚青年，他的新潮作派把楚戈的木讷映衬得更为明显。楚戈进了 W 市的刑警大队，一呆就是七年。而周宁海——据楚戈所知，仿佛先是留在北京的一家事业单位，没多久就跳槽到了一家新兴的财经报社。这对于周宁海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因为没过几年这家报纸就如火如荼，名声之大，让周宁海本人都始料未及。但就算是如此，周宁海居



然在报社全盛之际忿然辞职。然后他和几个朋友承包了~~一本~~旧刊物，试图利用原有的刊号，将其改版为时尚刊物。结果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运营一家媒体所需要的资金储备，最终失败。他后来回到W市，和朋友合伙开公司，想把北京的经验借鉴到W市，又因为水土~~不服~~，公司~~不久~~就关门停业。

一年前，周宁海神秘地对楚戈说，他准备在W市隐居一段时间，偶尔给本市和外地的报纸写几篇财经专栏稿。从那以后，虽然在同一座城市，他们之间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了。一般来说，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已经对11位数的手机号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朋友之间只要一直保持着电话来往，或者互传短信，见不见面就无所谓了。然而，楚戈和周宁海之间连这种联系方式也渐渐地断绝了。

一年之前，在六月的最后几天，刑侦局接到了一起报案，一具男性尸体在W市郊的南溪被发现。南溪位于W市的正南方，是W市的度假胜地，风景绝佳，绵延的山谷之间流淌着清澈的溪水。因为沟深林密，游人失踪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发生谋杀案却还是第一次。楚戈及时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点没有遭到破坏，甚至像一幅优美而略带感伤的风景画。一具尸体趴在一块圆形的大鹅卵石上，仿佛在小憩，浅浅的溪流不急不缓地从石边绕过。死者的双腿浸泡在水中，卵石阻击水流溅起的水花浸透了死者上半身，水珠顺着发僵的指尖、头发和衣襟末端又回流到溪水中。没有血迹，致命的部位咽喉伤口流出来的血液已被水流冲走，血已流干，使得伤口看起来很干净，并不像其他凶杀案的现场那么可怕。

法医小心地将尸体翻转过来。尽管作为W市的刑侦中队长，楚戈见过诸多令人做噩梦的可怕场面，但是那一刻他还是觉得天晕地转，眼睛模糊。他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死者不是别人，正是久未谋面

的好友周宁海。

在周宁海的尸体被发现之后，法医按程序进行了尸体解剖，解剖室的那一幕楚戈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就站在周宁海的遗体的旁边，看着他那匀称而苍白的躯体像一尊被放倒的石膏像一样躺在解剖台上，任凭队里唯一的女法医戴着乳胶手套的双手在他的身上抚摩着。

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接面对周宁海的尸体，他喉头发紧，浑身血液流动迟缓，脑子被无法控制的悲观情绪所占领，差点把自己的职责都忘记了。

“南溪肯定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女法医一边摘去手套一边说，声调和平时一样带着一种轻快的节奏，好像总在和人开玩笑一样。“根据胃内容判断，死亡的时间在48个小时之前，或者更早。他是被抛尸到南溪的。”

“48个小时？”

“对。死者被极为锋利的利器割断喉管，刀口整齐，部位准确，手法非常娴熟。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因为在死者残存的血液内发现了镇静安眠类药物的成分，剂量相当大。按照常理，一个人不太可能在服用大量安眠药物后还能割断自己的咽喉。”

“绝对是他杀。也许凶手害怕死者挣扎，先骗他服下大量药物，或者让他服下足以致命的药物后，担心他仍然不死，便割开了他的喉管。”

“不过，”女法医做了一个夸张的表示不解的表情说，“那么大剂量的药物，任何人吃了都不会再醒过来。反而我感觉割喉的那一刀是一种伪装。”

“药物的来源呢？”

“这种普遍性的药物虽然不可能在一般药店买到，但是想搞到也不难，医院的药房或其他途径都可以，很难查到来源。”

“那么抛尸的时间呢？”



“南溪的水温介于10到18度之间，综合其他因素考虑，抛尸的时间在24小时之内。这个时间很难确认，可能抛尸者在死者死亡之后对尸体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放置冰块降温。”

尸检结果提供的信息非常简单，并没有为案件的侦破提供太大的帮助。

在尸检报告出来之前，刑事调查已经全面展开。他们首先想找到抛尸的目击者，但是一无所获。抛尸地点离公路不远，而这条公路又与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相连，任何人只要借助交通工具，就可以在24小时车程之内从任何地点将周宁海的尸体运送到南溪这样一个僻静无人的处所，抛尸之后再迅速溜之大吉。周宁海被杀的第一现场是一个谜。

接着，他们试图寻找周宁海在W市的最后居住地。这个时候，楚戈已经把周宁海的死讯通知了远在北京的周宁茜，他们发现原来死者的妹妹对于死者生前的情况也是知之甚少。周宁茜提供的住址还是楚戈所知的那个旧地址，位于一个名为幸福里的社区。

楚戈亲自去了一趟幸福里。幸福里社区是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旧家属区，现在已经破旧不堪，外墙龟裂，满是污垢。周宁海租住的是一套小小的一室一厅，这说明他的经济状况一直很窘迫。据房主介绍，周宁海三个月以前就搬走了，连押金也没有要求退回。他走的时候非常匆忙，只把电脑装了箱，把书和衣服打了个简单的包，就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去向的话语或者提示。但是当时他的情绪非常愉快，在向房东交回钥匙的时候，房东开玩笑问他是不是交上了桃花运，他笑而不答。

房间已经被房东仔仔细细地打扫过了，周宁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楚戈能够找到的他的生活的痕迹是一个本地牌子啤酒的空罐、半张人物杂志封面和一片被折断的旧软盘，他还在厨房里找到了一个小纸



团，把纸团展开后发现是一张长途客车票，同一张旅客人身安全保险券钉在一起。票面文字表明，这趟客车是从Q县发到W市的，时间是3月1日。如果这张车票是属于周宁海本人的话，可以证明他曾在生前去过Q县，Q县是与W市相邻的一个县，至于他为什么会去Q县，楚戈怎么也想不明白。

大陆是周宁海朋友中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而这最后一面距离周宁海的死也有好几个月之久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周宁海时在哪里？”楚戈找到他后，直接发问。

大陆在听到周宁海的死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泪眼朦胧地说：“就在我家。他坐在一把椅子上，陪我慢慢抽完了一根烟。自那以后，我拨打他的手机，总是关机。在MSN上，他的名字永远都是‘不在线’。我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个结果，根本想不到。”

“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说什么了？”

“拉拉杂杂地说了不少话。可是见鬼，这小子的话我从来不当真。他说起了他的艳遇。”

“艳遇？”

“就在不久之前，他在酒吧碰见了一个女孩。他以前总是去大学城附近的‘天空情缘’，但后来他换了，换成了‘酷蓝’，就在复兴路和明兴街交叉的那个路口上。在那里，他碰见她就十分着迷。那也难怪，他说，她是那种无论多大年纪，天生就带有一股风尘感的女孩，身材非常火辣，却有一张地地道道的baby face。”

“她的名字？”

“好像叫做Kitty。”

“地址呢？还有职业？”

“他都没说，我怀疑连他自己也不知道。”